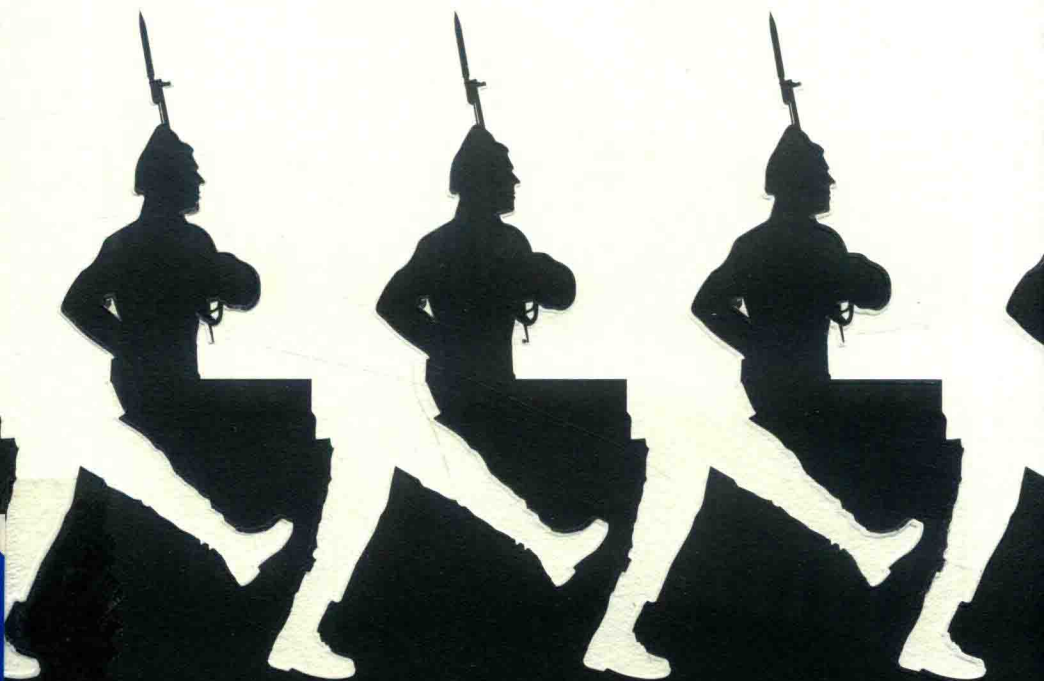


David Lodge

生姜头， 你疯了



[英] 戴维·洛奇

著

任丽丽

译

GINGER,
YOU'RE BARMY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生姜头，你疯了

GINGER,
YOU'RE BARMY

David
Lodge

[英]

戴维·洛奇

著

任丽丽

译

GINGER, YOU'RE BARMY

Copyright © DAVID LODGE, 1962, 198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2018 by New Star Press Co., Ltd.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 01-2018-38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姜头, 你疯了 / (英) 戴维·洛奇著; 任丽丽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12
(戴维·洛奇作品)

ISBN 978-7-5133-3281-1

I. ①生… II. ①戴… ②任…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2390 号

生姜头, 你疯了

[英] 戴维·洛奇 著; 任丽丽 译

策划编辑: 程 卓

责任编辑: 程 卓

特约编辑: 葛 畅

责任校对: 刘 义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冷暖儿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马汝军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71千字

版 次: 2018年12月第一版 201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3281-1

定 价: 5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David Lodge

GINGER,
YOU'RE BARMY

献给玛丽

作者题记

士兵的语言行为粗俗鄙陋，人所共知，但为达成本小说的写作意图却是必不可少。特此警告，读者可能因此而感觉烦扰或反感。

G. 比灵顿博士 (G. Billington)、亚瑟·哈里斯 (Arthur Harris)、约翰·乔丹 (John Jordan)、马库斯·勒弗布 (Marcus Lefebure)，以及一位我相信他宁愿匿名的现役军官为我提供了相关信息。对于他们的帮助，我深表感激。书中出现的任何错误或不大现实的事情，上述各位概不负责。

书中的人物（包括叙述者）和故事情节皆为虚构，但是其中莱恩遗产画作一事确系真事。我将虚构的人物与此事件结合了起来，虽然那起事件的细节我并不清楚。

戴维·洛奇

生姜头^①，你真疯
你永远也当不了兵
你永远也当不了侦察员
把你的衬衫挂在外面
生姜头，你真疯

①在英文中，生姜头（ginger head）是对那些长着红发、肤色苍白、通常脸上还有雀斑的人的称呼，带有歧视意味。

序

三年前写的东西现在拿来看感觉真奇怪，好像是别人写的一样。事情并未如我所期待的那样进展顺利，也或许是我故意不让它们进展顺利的？我想，从根本上说，眼前的情况都是因为那次在去伦敦的火车上上的一次厕所。我仍然不确定那次上厕所是为了什么，只记得当时感觉自己得做点儿什么。无论如何我都觉得这事没什么可称道的，之后更是追悔莫及。如果我觉得自己值得称赞的话，如果我现在眼中的自己比那时眼中的自己要好一点的话——正如我在此书中所描绘的那样——那是因为我意识到了，对于一个明知自己缺点以及别人的需要的人，要想让他改正缺点、满足别人的需要，单凭告诉他这将决定他的个性和个人命运，这样一套说辞是最微不足道的诱惑。我感觉自己并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更幸福，但是或许我有了些许的进步。我再也不会如下文中一样把自己描述得如此不堪了，因为这将导致太多修改，这太可怕了。这整个故事都充斥着一种奇怪的自命不凡，不可侵犯又可笑逆反。

对于我来说，这个故事也充斥着地中海度假区的海藻的那种甜腻腻的、令人作呕的气味。我就是在那儿写下了这个故事的最初版

本，那个版本比较短，也未经润色。整个写作就是一种自白式的倾诉，利用了所有本该空闲的时间——还有一些靠不礼貌争取来的时间。我坐在沙滩上写，太阳烤糊了纸页，晒干了笔尖流出的墨水；我在酷热难耐的小旅馆里写，全世界都在安享午休；我挑灯夜战，在无罩灯泡下写，笨重的飞蛾撞得灯泡摇摇晃晃。

我说“自白”是因为，尽管自己少有悔悟，但促使我不断写下去的，让我酸痛的手舍不得释笔的，并非文学上的原因。只是因为当我回到英国，重读这些浸着汗渍、沾着沙粒的纸张时，形式这个魔鬼开始在我耳边低语，告诉我可以做些修改，特别是可以把我在巴特摩的时间压缩成几天，用倒叙的手法重述我在卡特瑞克的几周内发生的事情，以此形成美学优势。因此，我最初本来是想记录并审视自己的经历，结果却变成了对自己所观察的生活的肆意操控。这真令人愉快，我变成了一个窥视自己生活经历的偷窥狂。

即便是现在，我似乎也未能摆脱形式的低语。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早晨，我所写下的这些话让我觉得可以作为这个故事的序和尾声。

1

“我累坏了，我想我得准备睡觉了。”波琳说。

“好吧。”

这已是惯例了。从表面上看，她说完这句话我就该起身去乘十二点一刻的大巴回巴特摩，而她就可以上床睡觉了，但实际上，作为我们周末相聚时光里的最后一件事，这也给我们增加了一种亲密和激动的感觉。她拿着睡衣去了小厨房，我听见水龙头的流水声，水壶底下的煤气喷嘴啪啪点火的声音。波琳非常讲卫生，这整座房子只有一个浴室，所以她每周只能洗两次澡。不能洗澡的话，晚上她就在厨房水槽那儿把腰部以上清洗一下。我之所以知道得这么详细，是因为几周前我从厨房和立柱之间的窄缝里偷瞄过她。

我从长沙发上起来，逛荡到厨房门边。这次我可没有偷看，因为上次的偷看让我的心思乱成一团。尽管只是看到了她的裸背，也足以点燃我的欲望之火。虽然只是后背，却是那样匀称而美妙。我之前从未见过她背部全裸的样子，我发现泳衣的几根细带子也会让人的后背看起来大不相同。要是我现在偷看，我可以看到更多，但是如果摸不到的话，我宁愿不看。

“你在干吗，乔纳森？”波琳的声音透过毛巾，感觉闷闷的，“不是在偷看吧？”

“我在找火柴。”

“我的打火机在你送的首饰盒里。”

上次她过生日，我送给她一个绿色的皮质首饰盒。在她的陶瓷耳环和玻璃念珠之间翻找了一番之后，我找到了那个小小的心形打火机，然后我看到在盒子底部有一个刻着字的金属片，那种火车站机器刻印的金属片。我把它拿了出来，看了下上面的字，上面刻着“M. B. 爱 P. V.”^①。我脑中一扇尘封的门突然打开了，记忆之河瞬间将我淹没。

波琳穿着睡袍从小厨房里出来，梳着头发走向卧室时，我手里还拿着那个小金属片，心神恍惚，呼吸困难。“要喝点咖啡吗？”波琳问。没听到回应，她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然后看着我。

“你究竟找到了什么？”

我拿给她看，她脸红了一下。

“我都不知道我还留着它。有一次迈克跟我开玩笑送我的。”

“我知道，当时我在场。”

“你在吗？我不记得了。”

“我当时在火车里。我可不认为那是玩笑。”

波琳沉默着，有点不悦地说：“不管怎样，一切都结束了。”

“结束了吗？”

^① M. B. 和 P. V. 分别是迈克和波琳的姓名缩写。

“当然了。”

“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谁啊？迈克吗？我希望他一切都好，而且他一般都能化险为夷。”

“我可不这么认为，他一般都比较倒霉。”

“好了，咱们别在你走之前这样考虑他了，好吗？这太痛苦了。过来，坐沙发上。”

这一般都是我的建议，“坐下”是“躺下”的委婉说法。但我还是慢吞吞地遵从了她的召唤，笔直地坐在她旁边。波琳说：

“亲爱的，我想你是嫉妒吧？”

“不是嫉妒，实际上正好相反。当你觉得自己不配比别人好时，该用哪个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波琳继续梳着头问道。

“我的意思是，首先，我拥有了你，而他没有。”

“但是亲爱的，我们彼此更合适啊。迈克和我根本不合适。我是很喜欢他——他是我第一个固定男朋友，但是我没有一刻不在担心。而咱们在一起总是很有趣。我的意思是，比如说，迈克尔从来没带我去看过一场正式演出。”

“但我从没带你去跳过舞。”

“我同意你的看法，但去剧院更值啊。”

是的，我已经成功给波琳洗脑，不仅让她做我想让她做的事，还让她喜欢上了这件事。我沉默了，波琳放下了手中的梳子。

“你知道，不管你承不承认，你就是嫉妒。我猜你是认为我想

把那个小锡片留作纪念吧。其实我没有，为了证明这一点，”她站起身来，“我要把它扔掉。”

她滑稽而又茫然地绕着房间扫视了一圈，想找到一种足够果决的处理方式。炉子本该是最明显的地方，但是它通的是煤气。最后，她把那个金属片扔进了一个废纸篓。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等我走了再把它找回来？”我戏弄她说。

“好吧。”她恼怒地噘着嘴，把金属片从纸篓里取出来，打开沙发上的窗户，把它扔到了花园里。

“你明天早上还是可以找到它。”我评论道。

“我可不打算去找。”她生气地说。

我笑了，把她拉过来在沙发上躺下。她假装挣扎了一下之后就顺从了，然后开始回应我的爱抚。

她似乎总是比我更享受，我的手滑过她的睡袍，伸到她上衣里面，刚刚碰到她的肚子，她就陷入了一种感官催眠状态。我也挺享受，身体也如常地有了反应，但是我却从不能像她一样停止思考。同时，我的主要乐趣来自对她身体的掌控，当然还有一种学术性的好奇，想看看我究竟能和她亲热到什么程度。

这次我的手伸到了她胸部更高的地方，直到摸到了她乳房上柔软的凸起。我屏住了呼吸，就像一个小偷踩到了咯吱咯吱作响的地板，然后用手握住了她的乳房。这感觉如此美好，但几乎同时我又有点难过。这虽是第一次，感觉也很美妙，但是之后却再没有什么进展了。波琳轻声呻吟道：“最好别这样，亲爱的。”我把手收了回来，但是我继续亲吻她，引领她躺到了地上。

我们一起躺着，静静地吸了会儿烟。波琳快活地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

“亲爱的，这不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回军营吧？”

“不，不可能。”

两年来，我穿梭于巴特摩和伦敦之间，每个周末都要来回走几百英里。不，是几乎每个周末。我只错过了两个周末：一次是大检查之前的周末，一次是去年复活节集体休假时，我被迫留在了后勤部门（以前的每次后勤任务我都设法逃脱了）。尽管只错过了两个周末，也让我略感不悦，但这也算得上是一个不错的纪录了。比较幸运的是，巴特摩的周末站岗任务是由待委任的士官去做的，在我接受委任之前，我就花钱找那些穷坦克兵帮我去做。虽然每次要花十五先令，但是还是值得的。

“当然不可能，”我重复道，“我相信下周日我会纯粹因为习惯去坐巴特摩的大巴。”

“不行，亲爱的，”波琳开心地说，“因为我们要去马略卡^①！”

“那当然啦！我刚才把这高兴事都给忘了。几点来着？”

“早上六点一刻，在终点站。”

“太好了，巴特摩基地可以提前一天放我们走。”

下周四早晨，我从部队解放一天之后，我们就要乘包机飞往帕尔马^②度假了。这令我非常开心。脱掉军装，飞向天空，这象征着摆脱了长达两年的禁锢，庆祝我重获自由。尽管那个地方曾经对

①地中海的岛屿，位于西班牙以东，是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②马略卡岛上的城市，巴利阿里群岛首府。

你并不怎么友好，这种不友好反倒可以消除当你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淡淡的惋惜和怀旧之情。我早就计划要给 A 中队的人寄一张闪亮又美丽的风景明信片了，背面还要写上几行扬扬得意又欢欣鼓舞的话。还是不寄了吧，这可能只是人们口中随便说的那种“同志友谊”的表现，那么虚假。最好完全断绝和部队的联系。记忆就像筛子，它留下的只是不开心的回忆，除非我可以偶尔花几分钟去想想当时的一切是多么的无聊单调又令人气愤。有时候我真的很痛苦，特别是在卡特瑞克的前几周。卡特瑞克，这令我再次想起了迈克。

“还有咖啡吗？”我问。

* * *

我和迈克·布雷迪的友情始于 50 年代中期。那是八月末的一个周四，在达灵顿火车站的站台上。我忘了是八月的哪一天了，但我知道那天是个周四，因为部队招募的新兵要在周四到训练兵团报到，每两周一次。在那天早晨，英国各地的火车从中央车站、乡村停靠点等大小车站开拔，车上满载着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大家各怀心思，有的踌躇满志，有的顾虑重重，还有的战战兢兢：来自公学的孩子们憧憬着能否在老爸的老军团获得委任（他们根本无需担心，老爸们早就给上校写过信了）；来自文法学校的孩子们下定决心要继续学习，为以后上大学做准备（在之后的两年中他们几乎没有摸过一本书）；来自办公室、工厂的孩子们和其他各色人等想着

如何保住女朋友或是如何偿还购买摩托车的分期付款，又或是如何享受经济繁荣——报纸指责正是这些人引起了这样的繁荣（他们很快就发现女朋友保不住，分期付款也还不上）。

我从国王十字车站来到了达灵顿车站，发现车厢里真是汇集了各色人物。有一位前公学学生（我猜应该是个不怎么出名的公学）在主导形势，并且掌控人们的谈话。他头发浅黄，毫无光泽，面貌英俊，我对他顿生厌恶之情。我们很快得知，他曾是他们学校军官训练队的一名中士，还说他把枪也带来了。我当时并未留意这一点，但之后却对他羡慕不已。有两个来自西部地区的孩子坐在他对面，他成功地打击了两人的士气，令他俩咧着嘴尴尬地笑着，绞拧着双手。然后他转向我，隔着报纸对我说话：

“你也要去卡特瑞克吗？”

“是的。大家不都要去那儿吗？”

“那可不一定。”他一本正经地说，“哪个分队？”

“啊？”

“你要去哪个军团？”

在他不以为然的目光注视下，我从兜里摸索出了我的征兵通知。“第二十一皇家坦克兵团，R. T. R。”我念道。

“我也是。你申请去 R. A. C. 了吗？”

“R. A. C. ？”

“皇家装甲兵部队，”他不耐烦地解释，“R. T. R. 是 R. A. C. 的一部分。”

“这些首字母缩写让我头晕。没有，我申请的是教育军团，希